

含笑懷念周元燾院士

黃文璋

這場研討會的全名是“統計所 40 週年慶暨周元燾院士紀念學術研討會”，其中結合“統計所 40 週年慶”與“周元燾院士紀念”兩部分。即一方面歡欣地慶祝中研院統計所成立 40 年，一方面懷念今年(2022)過世的周元燾院士。將這兩件事結合，顯示周先生對統計所 40 年來的發展，極具貢獻。起初見到一個生一個死，我想到“聖經”“約翰福音”的第 12 章第 24 節，耶穌說：

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，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，仍舊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

“聖經”裡強調奉獻，因而會有“釋放生命以繁殖生命”的觀點。統計所 40 年，但有進兮不有止，卓然有成，周先生便是那粒麥子嗎？繼而一想，這種犧牲的精神固然偉大，卻可能不是周先生所推崇的。

周先生熱愛台灣，讓這片土地結出許多麥子，是過去 50 多年，他念茲在茲、身體力行的。他不畏磨難，卻不以為欲達目標，須以磨難來換取。周先生的行事風格，是比較儒家式的，也就是樂觀進取。在“論語”“學而篇”裡，孔子說，“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？有朋自遠方來，不亦樂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孔子以為不論學習、朋友來，甚至懷才不遇，在任何狀況下，總是能喜悅，當個快樂的君子。周先生的發展統計，也是興高采烈地進行，不必然得當苦行僧。“聖經”裡不也說，“喜樂的心乃是良藥！”（見“箴言”的第 17 章第 22 節）。周先生永遠幹勁十足地帶領大家前行，跟他在一起，總是充滿著喜樂。

周先生 78 歲時開車載著比他年輕 25 歲的學生輩魏慶榮博士環島；83 歲時到成功大學統計學系開課，還請來聽講的學生吃飯；88 歲時在淡江大學數學系給學術演講，講題是“望佳止步”，雖他自己永不止步。2008 年春節前，84 歲的周先生因昏厥倒地，被送進台北陽明醫院的加護病房觀察，後生晚輩不少聞訊者，趁春節前往探視。病痛不能屈，只見周先生坐在病床，中氣十足地跟來訪者說，醫院在過年期間沒什麼病人，因此才不讓他回家，言談之間還關心起美國股市。這簡直可媲美三國時關羽(?-220 年)被毒箭射中右臂，在華佗(?-207 年)為他刮骨療毒時，他“飲酒食肉，談笑弈棋，全無痛苦之色”（見“三國演義”的第 75 回）。好寫古文的韓愈(768-824)，儘管被蘇軾(1037-1101)讚譽為“文起八代之衰”，但他曾自述“吾年未四十，而視茫茫，而髮蒼蒼，而齒牙動搖。”對年已近百且新冠疫情嚴峻時，仍在兩岸當空中飛人，來回台北與湖北老家的周先生，應不會以為典範的。周先生永遠精力充沛，從來不知老之將至。莎士比亞(1564-1616)的李爾王(King Lear)一劇中有句台詞，“你不應該在變得睿智前，就先變得老邁。”對周先生，我們每人認識他固然有先後，但想必都有共同的經驗：

在認識他之前，他已睿智，而不管認識他再久，也不覺得他老邁。

周先生於 1924 年 9 月 1 日，生於湖北省襄樊市南漳縣的周灣村。歷史上那塊傳奇的“和氏璧”，便出自南漳。時值戰亂，求學期間的流離顛沛，甚至有時餐風露宿，乃可以想見。增益其所不能，往好處想，造成周先生閱歷豐富、不畏艱難，且多能鄙事。1944 年 8 月，他進入浙江大學數學系，學校在杭州嗎？杭州是好地方，白居易(772-846)在“憶江南詞三首”的第二首說，“江南憶，最憶是杭州。”抗戰期間，浙江大學“文軍長征”到大後方—貴州湄潭縣，相當偏僻，縣城距遵義市區 58 公里。1946 年，抗戰勝利的隔年，學校才遷返杭州。冥冥中自有定數，選擇浙江大學，讓周先生與台灣產生了連結。抗戰勝利後，1945 年 10 月，浙江大學被教育部指派來接收台北帝國大學，旋即更名為國立台灣大學。1949 年初，周先生浙大畢業後，經浙大師長蘇步青(1902-2003，第一屆中研院院士，1945 年 11 月-1946 年 4 月任台大理學院院長兼數學系主任)教授之推薦，到台大數學系擔任助教。“天無三日晴、地無三里平、人無三兩銀”的貴州都能去，台灣有何不可？何況浙大研究所 7 月才開學，趁此空檔，不妨蓬萊小駐。只是才渡海過來不久，局勢急轉直下，山河變色，再無法青春作伴還鄉了。

戰後的台灣，各方條件皆不佳，但過去 10 餘年，周先生所處的環境又何曾好過？況且士志於道，豈會在乎惡衣惡食？居陋巷時不吾知也，正可勤練功夫。當時台大數學系圖書室的書籍並不多，但周先生仍視為藏經閣，一面充實自己，一面等待機會。1954 年，他告別待了 5 半的台灣，前往美國伊利諾大學數學系。30 歲才開始唸博士，不會太晚嗎？周先生的終生好友，只比他大 1 歲的浙大學長楊忠道(1923-2005，1968 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)，於 1952 年便獲得杜蘭大學(Tulane University)的數學博士學位。要知父子 3 人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的的那位父親蘇洵(1009-1066)，兩個天才兒子蘇軾及蘇轍(1039-1112)，於 1057 年同登進士時，才分別為 20 及 18 歲，但他自己卻是在 27 歲時，才開始閉門苦讀，“三字經”裡的“蘇老泉、二十七、始奮發”就是指他。每個人的際遇不同，不能改變的事實接受就是，周先生永遠向前看。

到美國 4 年後，1958 年，周先生完成博士學位。在“莊子”“逍遙遊”裡說，“水之積也不厚，則負大舟也無力。……風之積也不厚，則其負大翼也無力。”周先生先留校當博士後，進行空氣動力學方面的研究。接著加入 IBM 的研究中心，探討圖型識別。1960 年 1 月，周先生轉至設在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的 IBM 華生科學運算實驗室工作。1961 年，周先生離開華生，在哥大統計系任教。1 年後，1962 年，他被普渡大學數學系挖角去擔任副教授，1965 年升任正教授，距拿到博士學位僅 7 年。這 7 年間，周先生遊走數學、統計及計算機科學等 3 大學門，學術界及產業界皆待過，歷練不少，學問更精進、眼界更開闊，如今他能負大舟也能負大翼，可如“逍遙遊”裡的那隻大鵬鳥，扶搖而上 9 萬里了。1968 年，周先生回到哥大統計系，直到 1993 年退休為止。他在機率與統計，特別是在鞅論、最佳止步，及序貫分析等方面，有許多影響深遠且享譽國際的作品。1974

年，50 而知天命，他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，距 1954 年離台赴美，不過 20 年。

台灣的風土人情，一直吸引著周先生。他年輕時曾在台大當了 5 年半最基層的助教，如今他成為學界泰斗，要開始回饋了。從 1970 年起，周先生便經常回台灣，1970 至 1977 年間，且擔任中研院數學所所長。所長任內，他出版學術性的“數學集刊”，及通俗性的“數學傳播”。並找來從美國 AT&T 回台客座

的趙民德博士，及中央大學數學系的謝聰智教授，開班授徒，課程有機率論、假設檢定，及測度論。當時國內幾乎沒有具統計博士學位的師資，因而連不少大學教師都慕名前來取經。聽課要付費嗎？這當然不是周先生的作風，他倒過來，發車馬費給來上課的學員。這就是周先生做事的氣魄！

自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的陶英惠先生，在“往事不能如煙：陶英惠回憶錄”(2020)一書中，特別記載一段周先生的故事。他說周先生對院中應興革之事，都了然於胸。1984 年 8 月，周先生宴請總辦事處的各單位主管，席間他很客氣地提出許多中研院宜改進之處，其中一項是建議每月舉辦一次慶生會，以促進同仁間的情誼，同時也可交換一下對院務的意見。陶先生認為此建議很好，且所費不多，遂在當年 9 月中研院的人事委員會提案。只是善小而不為，乃古已有之，案子雖獲通過，院方“高層”卻未同意辦理此不過小事一件的活動。從這個曾在 3 位院長任內，兼總辦事處秘書主任共 8 年，對院務相當了解的退休研究員筆下，讓人對周先生雖亦身在高層，卻與眾高層不同的行事風格，更了解且更敬佩。

數學不僅是數學，周先生氣度恢弘，於擔任中研院數學所所長時，推動計算機科學的發展，幾位國際知名的計算機專家學者，都在他的邀請下，回數學所客座。他也協助催生 1973 年 8 月，在中研院召開的“第一屆國際計算機會議”。隔年，周先生偕同幾位院士，向中研院提案成立“資訊研究所”，當時“資訊”仍是一極新穎的名稱，真是洞燭機先。在呂一銘著(2018)“台灣走向科技的那些年—關鍵的人與事”一書中，於第五章“精彩人物”裡，作者報導了 8 位他認為人生璀璨，且成就一番大事業者，其中便有篇“周元燊：臺灣資訊科學拓荒者”。8 位中另有錢思亮(1908-1983，1951-1970 任台大校長，1970-1983 任中研院院長)，及徐賢修(1912-2001，1970-1975 任清華大學校長，1973-1980 任國科會主委)等。周先生的人生當然相當璀璨，惟此報導大致只涵蓋他擔任數學所所長期間的事蹟，否則他的拓荒、所成就的大事業，豈僅局限於“資訊科學”。不過這篇文章中最令人留意的是，作者細數周先生對他的鼓勵、協助與栽培，視周先生為生平所遇之大貴人。對一位到數學所採訪的記者，都能如此循循善誘人，一葉知秋，可見周先生之春風廣被、樂於提携後進了。

周先生一向那裡有需要，就出現在那裡，他不必讓人三顧。1994 年，我擔任“中國統計學報”的主編後，即將原本的半年刊改為季刊，因此迫切需要稿子，且必須是中文的，因當時學報乃以中文發行。周先生不久便寄來兩篇論文，

題目分別是“一個關於第一階矩的不等式”，及“一個乘積的矩不等式”。君子之德風，大院士出手相助，迅即帶動投稿風潮，稿源便不是問題了。

魏慶榮博士於 2004 年過世後，其遺孀吳美蓉博士，將他的所有書籍，捐贈給高雄大學統計學研究所。高大統計所，遂於 2007 年 6 月成立“魏慶榮紀念圖書館”。周先生得知後，即表示也要將他的書籍捐贈給此圖書館，且不久便自行雇車，分數次將他多年前從美國運回台灣的珍貴書籍，從他居住的淡水載運到高大。體貼的周先生即使送書，也是讓對方以最方便的方式取得。經統計後，共有 1802 本書或期刊。其中期刊最早的是“Mathematical Reviews”，從 1940 年的 Vol.1, No.1 開始；其次是“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”，從 1944 年的 Vol.XV, No.1 開始。周先生是不講空話的，做事一向劍及履及，且乾脆俐落。這是他這麼令人懷念的原因之一。

周先生性情爽朗、喜歡交朋友，更樂於與朋友在一起。2013 年 10 月 6 日中午，周先生在淡水的“水岸四季景觀餐廳”，宴請 30 餘位老少朋友，共同與他慶祝 90 歲生日(足歲 89)。令人訝異的是，平常健步如飛的周先生，當天卻坐輪椅進場。原來前一天周先生才從上海回來，臨行前不慎摔了一跤。回到台灣後，他堅持不去醫院，惟恐被醫院“扣留”，無法參加隔天與我們的盛大約會。在這間號稱有峇里島風味的餐廳，周先生熱情招呼每個人，且隨和地戴上店家為壽星提供的卡通帽，與眾人同樂，直到餐會結束，才赴醫院就診。

周先生對國內統計活動相當支持，他深深了解他的出現，就是兩萬援軍。以“南區統計研討會”為例，此自 1992 年開始舉辦的年度學術活動，由於周先生的積極參與，遂從一區域性的研討會，逐漸成為一全國性的重要會議。2019 年 6 月 21-22 日，“第二十八屆南區統計研討會”在台中的中興大學舉行，周先生專程南下參加晚宴。主辦單位準備一大蛋糕，為周先生慶祝 95 歲華誕。此次研討會非常盛大，晚宴席開約 50 桌。有周先生出席，場面更是熱鬧萬分。在統計界，不是只崇尚皓首窮經、博學通覽、以當大師為職志，吃飯聚會仍是必要的。而弟子不必不如師，只知畢恭畢敬、不違如愚，偶而也要師生同樂。早期統計研討會晚宴時，“領導們”逐桌敬酒是常態，如今此傳統已快失傳了。席間周先生說要去敬酒，我不禁感動起來。“少年”心事未銷磨，周先生看到全場大約 5 百位統計界的老幹新枝，個個笑逐顏開，有如在慶豐收。統計這一行，如此欣欣向榮、如此喜樂，對他自 1970 年起，將近 50 年來，不斷地開拓，及不懈地傳播之成果，應是很欣慰的。這是周先生最後一次參加南區統計研討會，只是當時我們並不知。

1980 年 7 月，周先生等 21 位院士，向中研院提案成立“統計學研究所”，於 1981 年 2 月 19 日獲得通過。隨即組成設所諮詢委員會，周先生為主任委員。這個備受矚目的統計所，以成為國際一流的統計研究重鎮為目標，誰會是開山祖師呢？1982 年 7 月，統計所籌備處成立，由趙民德博士，擔任籌備主任。1987

年8月3日正式設所，並更名為“統計科學研究所”，統計將不僅是統計了。旅美多年，但一直心繫台灣的趙先生舉家返國，義無反顧地投入建所大業。在其總共11年的籌備主任及所長任期內，他舉重若輕地為統計所奠定百年根基。自籌備處起，今年是統計所成立40週年。周先生對於中研院統計所，如果說有什麼比促成它成立更大的貢獻，就是將這個所的創立，交到趙先生手中。

2020年12月19日舉行的“中國統計學社年會及學術研討會”，由中研院統計所主辦，特地邀周先生來參加晚宴。周先生喜歡與人相聚，看到大家很高興，滔滔不絕地講個不停，這很可能是周先生最後一次出現在大眾場合。2021年3月14日，周先生邀了一些老友在林口餐敘，他的學生熊昭博士還準備一蛋糕為周先生慶生，人到97歲了，整年都可以過生日。當天周先生話雖沒以往多，但精神仍不錯，且行動自如。當年5月，周先生表示要來高雄，可惜那陣子國內疫情警戒升級，聚會規範嚴格，遂請周先生延緩高雄之旅。到了10月，疫情緩和些，管制放寬，趕緊聯繫周先生，卻得知他去大陸了。周先生都敢來，我們為什麼不敢讓他來？我相當懊惱，即使那時尚不知此後周先生再無來高雄的機會了。

今年3月3日，周先生於湖北老家南漳縣過世。初聞此惡耗，覺得怎麼可能，他是那麼硬朗，我們還要邀他來高雄，還要為他慶祝108歲茶壽！他一個又一個的主意，還沒跟我們講完呢！周先生曾發起舉辦“海峽兩岸統計學研討會”，此對兩岸統計交流助益極大的會議，自1996年第1屆起，至今已舉行11屆。周先生對兩岸皆具深厚的感情，認為雙方要多接觸。對大陸他充滿鄉愁，對曾5年半寒窗的台灣亦無比眷戀。最近10餘年，他輪流在淡水及湖北故鄉居住，就算新冠病毒再如何猖獗，也阻止不了他。但在疫情時期，來往兩岸其實障礙不少，一些規定有時令自稱“跑江湖”的周先生也難以理解。這世界變得不一樣了！畢生研究最佳止步問題的周先生，也許覺得是時候可以止步了。

直至今日，我腦海中仍不時浮現周先生爽朗的笑容。對於40年來中研院統計所結出這麼多麥子，對於今日台灣統計如此蓬勃地發展，周先生不論在那裡，想必都帶著微笑。那我們豈須悲傷呢？就含笑懷念周先生吧！（2022年12月16日，於統計所40週年慶暨周元燾院士紀念學術研討會）